

家谱新修记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再次亲手抚摸到《辛氏家谱》时,67岁的山西人辛存寿长叹了一口气。

2001年,他决心续修70年未修的家谱,耗时8年完成,送了一套到上海图书馆存档,此后每年来上海的女儿家过春节,他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图书馆,问上一句:我那本书出来没有?

一晃10年。直到2020年初,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为何等这么久?“新修家谱太多了。”上图家谱阅览室负责人沈思越说,近年捐给上图的新谱数量几乎达到一天一套,远超工作人员编目速度,于是出现家谱“排队”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入库的情况。

1996年,上海图书馆正式将收藏的家谱对外开放,创办了大陆第一个中国家谱阅览室,同时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家谱捐赠。随着近年民间寻根问祖热情高涨,这个数字连年走高。

家谱,这种以宗族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下的家族私密档案,曾随着社会一度消失在公众视野,又在改革开放后,凭借人们对祖先的尊重和家风的提倡再次萌芽。

清明之际,记者采访数十位阅览室的来访者,试图探寻家谱这一古老的文化载体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不知从哪来,岂不白过?

位于上图古籍阅览区最深处的家谱阅览室,是个安静又热闹的小天地。一排书架,几张桌子,进门能闻见宣纸味。5年前,沈思越成了这里的管理员。除了接待专家学者和偶尔路过的游客,这个“90后”面对的大都是执着于修谱的老先生。

修谱考验眼力。先要找老谱,如果家中没有,可以通过工具书《中国家谱总目》找相近地区、姓氏,确定哪套家谱。再从这套家谱里找祖辈姓名、姓氏、地区和祖辈名字对上还不够,还要看家族整体情况是否吻合,不然,同名同姓的乌龙也是有的。

修谱更靠运气。有的人家族小,能几分钟就找到自家的谱;有的家族大,10天半个月也一无所获;有的找到了又发现搞错了,不免埋怨:“上图不是家谱最多的地方吗?怎么也没有!”“连上图都没有,那就真的找不到了……”

“其实找不到是正常的。”沈思越解释,上图图书馆目前馆藏家谱3万多种,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但家谱是私人修撰,不是官方档案,本就不是人人都有,哪怕确定家中修过谱,能在上图找到家谱的概率也不好。

60岁的朱荣亮是少数在上图找到家谱的幸运者。他祖籍无锡,生在上海,别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无锡,再问下去,他就答不上来了。年纪大了,这块心头的疙瘩就会变成石头:“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岂不白过了一辈子?”

朱的父亲生于1924年,14岁因日本侵华战争从无锡逃来上海,学了手艺后扎根。2001年过世前,老人念叨着要找家谱。为完成父亲遗愿,朱荣亮跑无锡找祠堂,来上图查资料,都没结果。

直到去年,他看新闻无意中得知无锡有朱家人修谱,提到堂号叙仁堂,他觉得熟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上来上图。这个堂号对应的《古泉朱氏家谱》足有80卷。他一页页翻,果真看到了爷爷的名字。

而辛存寿代表另一类修谱者——手中仍有老家谱。上世纪40年代,他的祖父辛兆仁联合村中最有文化的国子监大学生辛在勤,用两年农闲时间早出晚归,从碑文里找线索,补上了家谱中断的80年。动乱年代,家谱被奶奶藏在墙壁里,躲过一劫。

儿时的辛存寿从奶奶口中得知爷爷修谱之艰难:北方的冬天又干又冷,秋收结束,他就拎着水壶出门抄碑,碑上都是土,他得用水一点点冲干净再抄下来,手被冻得全是裂口。他能认识多少字?就照着描嘛,一直要抄到清明前……

按常规,家谱20年重修一次。辛存寿之父也想延续家谱,可因只读过四年书,无力胜任。直到2001年的一次回乡聚会,辛存寿和辛在勤的孙女偶然聊起家谱,一拍即合:既然爷爷们做过这样的好事,我们就该传承下去!

从沉寂到复苏

家谱起于殷商,主要记载帝王诸侯的世系、事迹,唐宋进入民间,明清渐成风尚。直到上世纪50到70年代,家谱被视为封建遗存而遭到封杀,大量毁灭。

而上图之所以能保留大量老谱,是因为老馆长顾廷龙当年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组织队伍赴各地,从旧书店、废品站、造纸厂“抢救”下来,用板车拉回了上图。

上图历史文献中心家谱组负责人顾燕说,所谓家谱的新和老,是以1949年为界。上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是目前中文家谱最权威的总目,收录全世界范围内公藏和私藏的华人家谱5万余种,其中四分之三为1949年前编撰,而正在编写《1949年以来中国家谱总目》初步预计会收入近5万种1949年以后编纂的家谱。

“新谱也就是近30年的事。”家谱阅览室的首位负责人



▲辛存寿历时8年修成《原平辛氏族谱》。
▲苏永祁的祖父苏易仙藏于书斋角落的老家谱,过世一年后被子孙发现。

胡德回忆。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大陆寻根谒祖。船王包玉刚1984年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发现自己是包拯的29代嫡孙。当地有关部门复印一份赠与他,对方大受感动,先后捐资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政府对谱牒资料恢复重视。1987年,上图启动家谱整理工作,时隔30年再次打开封存家谱的仓库大门,胡德至今对那股扑面而来的霉味记忆犹新:“近800平方的一楼,几万册家谱堆得乱七八糟……”

经过虫蛀鼠咬水泡,这些家谱大都面目全非。胡德和同事们召集20多个实习生,花半年时间才把所有家谱归类编号,还拉到粮食仓库用杀虫剂全封闭消毒,闷了足足半个月,接着是漫长的古籍修复工作,直到今天还未结束。

1996年,随着上图家谱阅览室开放,许多海外华人专程前来找家谱,江浙闽粤等地也十分积极。

“经济基础是文化复苏的重要因素。”胡德说,修家谱是大学生修谱者,多为退休干部、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有文化也肯出力,便被邀请帮助其他家族修谱。

74岁无锡江阴人周君伟,一早专程从江阴来上图查资料。这名前乡镇党校校长如今是当地谱牒文化协会的会员,从2011年至今已帮四个不同姓氏的宗族修谱。

“我是‘老三届’,身边五六个同学现在都在修家谱,平时也经常一起讨论。”他说,江阴修谱风气很盛,每家修谱的花费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而77岁的房家驩惦记修谱有20年了。正式退休后,这个化工专家开始专心研究家谱,最近时常提着厚厚的文件包出现在阅览室,对着电脑写写画画,坐上一天。

今年春节,他已经与慈溪老家的族人们共议定稿事宜,不出意外,心心念念的《慈北厉氏家谱》会在夏天正式出炉。

老规矩和新理念

修家谱再次流行,但沈思越发现很多人对家谱的概念比较模糊。

“修谱是一件严谨和专业的事,有一门学科叫做谱牒学,在过去,还有专门的谱局和谱师,虽然现在也出现不少这样

的商业机构,但从送来的家谱看,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不少家谱抄来抄去,有的连姓都没改。”他无奈说道。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图片——有人参加过北伐战争,修谱者竟用了孙中山的照片,有的人祖先是武将,照片放的是电子游戏《三国志》中的动漫头像和影视剧照。

“年轻人肯定可以看出这些错误,但目前修谱者以老人居多,年轻人的参与度不高。”沈思越分析。

其实,民间修谱是私家行为,并没有官方标准,但总得来说包括谱名、祖先像、世系表、传记、祠堂、契约、家规家法等。时过境迁,很多内容随着封建制度消亡不复存在,只有世系图依然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即家族成员的生卒、婚配情况。

86岁的上海人苏永祁是国内最早试水修新谱的人之一,也是上海苏氏联谊会的创始人。

1992年,他在书柜角落发现爷爷苏易仙留下的《黑桥苏氏家谱》,决心续修,于是请父亲出面号召,邀族叔作序,动员全族力量汇集信息。花了两年时间,从13世续到15世,最终制成薄薄一册。

这份新谱结构简单,包括序言、世系图、家传、旧谱遗著、编后记等常规内容。为显示男女平等,还从13世起将家族中女性的名字也一一列入。

“当年眼界和条件有限。”苏永祁有些遗憾,觉得和当下的新谱比有些单薄。

翻看最新送上来图的家谱,确实大多装帧精美,内容也更丰富,无一不加入女性记载,甚至还有外姓媳妇的个人传记。各种彩色照片代替了过去的人物画像和手绘地图,还有的采用中英双语编写。

相比之下,辛存寿的新谱也别具一格,其中还整理了当地方言俗语、诗文作品,以及上世纪60年代下放到村里的知识青年名单。“之所以加入这些,是希望能让家族历史更立体,和每个人的联系更深刻。”

辛存寿修谱之初无任何启动资金,全靠自己与20多个村民四处奔走,收集资料。直到最后付印阶段,大家才一起筹了几万块印书费。

因为在太原安家,辛存寿只能利用休息时间骑车回乡,挨家挨户访谈,征集族人信息。有人敷衍,有人怀疑,更有人不理解:“弄这个对我有啥用?我就姓这个,没家谱也能活。”不过大多数村民都非常热心参与,让他重新看到家族一度涣散的凝聚力。

其实,上图还接收过不少更简单的“家谱”——几张表格甚至一页纸,大多围绕修谱人自己统计上下五六代人。

“我们没法对这种家谱作很学术的判断,因为大家都花了心思,哪怕是碎片化信息,但也算提供了线索。”沈思越感到为难。

直面生死后,余生更珍惜爱与责任

“微信遗嘱”开通,每天咨询量最高曾达到400人次

■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

“看过世间百态,我一直认可‘我们永远无法预测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经历了2008年的地震,2020年的新冠病毒,我感触颇多。如果哪一天我离开了,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这是一条写给家人的遗嘱,特殊之处是它“藏”在手机微信里,输入个人信息就能查看。一条“幸福留言”里,既有父母对子女的嘱托和祝福,也有年轻人对父母的寄语和对恋人的表白,还有对往事的回忆。

情感表达的新渠道

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重新感悟生命,萌生了为至亲好友留下嘱托与寄语的念头。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中华遗嘱库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紧急开通了“微信遗嘱”服务功能,在3月21日发布。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表示,既是因为这个倒计时日子能让人们更珍惜当下,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思考人生的意义,也是为了纪念中华遗嘱库在2013年3月21日启动。

其实,真要直面生死时,人们大都会反复思考自己究竟能写下些什么,最后落到笔端的都是最深的表白和祝愿。网友康湛说:“生命总是无常,写完遗嘱反而多了几分释然,心里踏实了很多,不再惧怕未来与可怕的病毒了,没想到立遗嘱也有疗愈效果。”

中华遗嘱库上海分库负责人黄海波解释,微信遗嘱其实是一种“情感遗嘱”,主要是用来传递叮咛和嘱托,也是一种对后人的寄语。“对于子女,遗嘱就是最后一次听父母的话,我们希望遗嘱更多地跟爱与责任挂钩。”

从2018年开始,中华遗嘱库就推出了“幸福留言”情感服务,除了遗嘱,可以再给亲人留封信,书写自己一生的体会和遗憾,对子女的叮嘱等,中华遗

嘱库会按要求的时间传递给指定收件人。每个分库都有一个绿色邮筒,上面写着“幸福传递”的字样。“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将传递时间定在去世后,所以我们希望那一天来得越慢越好。”黄海波说。

线上操作更方便,人们也能敞开心扉。有女儿对妈妈说感激:“作为母女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彼此有共同语言,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只要是方向正确的事你从来不会阻拦我,我爱你。顺便说一句,我那些专辑、海报、各种周边都是有限的,千万别误扔。”

也有人写下对爱人的依恋:“愿余生身体健康,万事随心,所有的烦恼都与你无关,所有的疾病都能痊愈。如果有来世,但愿依旧可以在一起。”

还有人感言:“2020年我们与祖国母亲一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较量,深感生命的脆弱及祖国母亲强有力的庇护。”

一位在社区工作的妈妈给孩子留言:“宝宝,妈妈永远爱你,因为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妈妈作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冲在前面,为居民们做好预防的一线工作,很辛苦,但回家有你等着我,我就不累了。妈妈希望你健康,平安和乐,因为我你的关系,我有所害怕,所以决定立个遗嘱,不能去中华遗嘱库,就用微信记录一下。如果有一天妈妈遭遇不测,妈妈名下的房子,转到你名下,归你所有,其他的就你爸爸处理好。”

不过,黄海波也提醒,微信遗嘱虽然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但不是法律意义的遗嘱,涉及财产的内容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要立正式遗嘱,可以先预约,之后再来现场办理。”

遗嘱里的生死观

疫情期间,中华遗嘱库各登记中心的现场接待和登记服务一直暂停着,网络咨询、预约以及“微信遗嘱”的参与人数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名人、罪人、普通人

是不是人人都能进家谱,每个人着墨多少,也一直存在争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位老人找胡德,拐弯抹角讨教:家里有人是在1949年后被判刑的,还有被划为右派的,能写进家谱吗?如果写进去,有关部门会不会来家里“抓人”?

“家族里面每个人发展前途不一样,有的好,有的坏,有的默默无闻,但无法否认他们与家族的血缘,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如实记录。至于功过得失,相信历史自有公论。”胡德认为。

胡德还发现,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新增人口变少,不少地方修谱喜欢联系周边县市的同姓家族,为的是壮大家谱规模,或者拉拢名人、互相攀比。

“300年前是一家,听上去没错,但隔了十几代人,血缘关系已经很疏远。从优生学角度,除了曾祖父、祖父、父亲、孙子重孙这五代,就算是本家也可以通婚。”他解释。

“现在人们都喜欢往大里修,各种全国X氏家谱,且不论这个工程所需人力物力多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姓氏各个分支真正追溯清楚都很困难。最后结果往往是胡乱追溯,但凡是这个姓氏的名人都变成了‘老祖宗’。”顾燕对此表示担忧。

对此,辛存寿心态似乎要平和许多。他在家谱序言中直接写道:我辛氏“既无达官显贵,名满瀛海,亦无大商巨贾,豪亲富戚,之所以瓜瓞绵绵,繁衍二十余代至今者,全凭族人诚实本分、忠厚焕荣、自尊自强……”

实际上,辛氏中也有成功的官员与商人,但辛存寿没有强调,理由是:“他们在方方面面已经得到许多荣誉,并不在乎我这里加一笔。”

相反,他倒是在谱里记录了些“无名之辈”,比如一个叫栓恒的孝子:夏天,他的盲人母亲想吃冰棍,村里没有,栓恒就跑到县里去买,没有保温杯,他就拿一块毛巾把冰棍包起来放进茶缸,回来冰棍全化了,他把毛巾拧出甜水,给他妈妈喝。

“栓恒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人,如果不写在谱里,过几十年,谁还记得有这么个人?”辛存寿觉得,家谱决不应是一串平淡淡的名字而已。

对根的追问

2009年,辛存寿修谱时作了一项特别统计——老谱3152人中存世仅166人。家谱尚未付印,不断有老人去世,包括他的父亲。辛存寿痛心,乡村作为故乡情感的载体,正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消失。“我们上院村原来是两千多人,现在只剩几百,年轻人都到了城里头……”对他来说,修家谱也是一场对家族文化的抢救。

在修谱过程中以及领谱大会上,他除了邀请辛氏族人,还特意让孩子们参加,培养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尽管如此,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老人谈到年轻一代的宗族观念淡漠。

祖籍常州武进的退休教师陆志贤说,他们陆氏宗祠理事会每年都会出好几期刊物,他身为执行主编,发现好多小青年看不懂家谱,就经常把老家谱里的文言,特别是家规家训,翻译成白话。

“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精神,是最大的悲哀。”他一字一顿说道。

不仅是他,很多修谱者都认为家规家训是家谱的灵魂所在,有必要保留。周君伟研究了好几套老家谱,把家训家规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一起对比,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房家驩和族人商议,制定了新版族规——尽管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对此,老人们不约而同认为:即便家谱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依据的实际功能已丧失,却依旧是当代国人寻求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重要来源。

就在2016年,上图首度推出“家谱知识服务平台”(http://jiapu.library.sh.cn),一天之内,平台就涌入了七八千名访问者,一度挤瘫。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线上寻根”,免费查看八千多种家谱。去年,平台不仅增加数据量,还增添了基于家谱内容的家规家训查询,并接受在线捐赠、在线谱牒和在线修谱。

项目负责人夏翠娟说,古籍数字化是趋势,数字化地呈现家谱,不仅检索、浏览更便捷,修谱也更简单,还能对内容作统计分析。

至于家谱一直被诟病的真实性,她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真实性非常重要,但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家谱的意义则在于为他们提供寻根的依据。“一个人如果能发现家谱里记载是历史上哪个名人的后代,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激励。”

去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长三角文博会上,夏翠娟将这个系统带去展览,发现大部分年轻人都很感兴趣。

“寻根是人的本能,只是大多数人都年轻时忙于事业,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她期待,未来的家谱会以大数据、互联网的形式被下一代人接受。

记者在阅览室采访的一周多时间里,也观察到偶尔有年轻人路过张望,但真正坐定的不多。大学生黄壮鸿是个例外。被问及是否也要修家谱时,男生困惑地皱眉,好像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他说,来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了解自己的姓氏和家族的历史。

和周围的白发老者一样,这个21岁的青年人安静地翻开一本家谱——开始了他对根的追问。

菰米似故乡,游子不孤单

我驻外使领馆为留学生筹集“健康包”传递关怀

■新华社记者 李洁

“细理游子绪,菰米似故乡。”近日,在意大利米兰的中国留学生们收到中国学联分发的“健康包”里,都写着这么一句话。创作这句诗的旅意学子小侯说,是借此安慰大家不要恐慌,祖国时刻和大家在一起。

小侯是米兰理工大学学联成员,这段时间,是他们在协助使馆向本地留学生发放“健康包”。不少同学在拆开包裹发现这句用毛笔书写的小诗后,很是惊喜,还把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一个多月来,意大利的新冠确诊病例不断飙升,疫情形势严峻。在这一非常时期,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对两万多名中国留意学子给予了非常关注,尽最大努力维护留学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传递祖国的温暖。

据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教育参赞于兴国介绍,意大利出现新冠疫情后,驻意大使李军华第一时间致意意大利大学和科研部部长及部分旅意中国学子较为集中的高校校长,促其关心关注中国留学生。

使馆还成立工作专班,开通中国留学生热线服务电话,解答疫情期间学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一旦发现有学生出现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参照相关处理预案可迅速采取行动。

此外,使馆支持组建中国志愿者医生小组,推介阿里巴巴海外侨胞在线医疗咨询平台,并与北京师范大学

合作设立心理咨询热线,为留学生提供防疫知识、病情初诊、心理辅导等专业咨询服务。

使馆积极从多渠道获取留学生疑似或确诊信息,并制成表单,实行一对一沟通,专人负责,连续跟踪,持续关注,对身处北部疫情重灾区的留学生更是重点关注。目前他们已与遍布意大利多地50余名身体不适或出现心理问题的留学生保持联系。

连日来,使馆尽力筹集到2万个口罩、4500盒莲花清瘟胶囊等防护物资,作为首批防疫“健康包”,通过快递寄送给意大利境内40多个中国学联分会,再由他们转发给当地中国留学生。第二批和第三批“健康包”也正在发放中。

在意大利北部疫情严重的贝加莫,小刘在近日收到了“健康包”。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收到“健康包”那一刻心里特别温暖,“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祖国雪中送炭般的关怀,身为中国人,我感非常自豪。”

3月26日,李军华大使通过视频连线向全体留学生机构代表举行座谈,了解学生们在疫情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分析意大利疫情形势,疏解留学生心理压力,并逐一回答同学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李军华表示,使馆将继续为同学们发放“健康包”,努力满足同学们基本防护需求。“每一位旅意学子都不会孤单,使馆始终与大家同在,祖国和亲人始终与大家同在。”

(新华社罗马4月4日电)